

• 王雲五主編 •

特

號

漢學反哺續集

費海璣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特五九

漢學反哺續集

余英時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費海璣著

漢學反哺續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390
3771.1



漢學反哺續集

著者 費海璣

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權所有 • 翻印必究

7
2
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

定價 新台幣參拾元整

基本定價一元正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為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漢學反哺續集目次

壹、歷史方法論……………	一
貳、居延漢簡研究……………	二〇
叁、新莽敦德簡之研究……………	三五
肆、唐代的賢吏……………	四六
伍、唐賢的證言……………	五三
陸、朱子的歷史教育……………	七一
柒、曾鞏訪問記……………	七九
捌、沈括訪問記……………	八二
玖、王元之先生訪問記……………	九五
拾、南宋的萬家生佛——王梅溪……………	一〇三
拾壹、陳才卿遺著之發現……………	一〇九

拾貳、柳貫先生訪問記·····	一一五
拾叁、明代大賢·····	一二三
拾肆、王陽明門人個性之認識·····	一五一
拾伍、師大講義·····	一七〇

漢學反哺續集

壹、歷史方法論

一、導論

歷史是過去的事實。歷史書是對過去的事實選擇後筆之於書而不必以文藻之美見稱的著作。研究歷史書所寫者是否符合過去客觀的事實是讀書人的心願，指出如何去研究歷史書，分辨那些是信史，那些是偽史，便是歷史方法論。當然，歷史方法論也指導人們如何去寫歷史書。

方法論又分通論與專題研究。通論式的歷史方法論是順最近研究歷史的潮流，將新發覺的歷史上的問題，加以注意，專題研究是僅隨自己的興趣去把一件歷史上之事實作深入的研討。專題研究的方法論，只是把有關某一件過去的事實的史料指點出來，並說明解釋史料之要訣及所忌。十五年來我寫的專題研究已有五百餘篇。

方法本無一定，做任何事之方法均不只一種。方法出自經驗，但經驗未必是最好的方法。自

己的經驗尙且不能說必有效驗，何況他人的經驗？歷史方法論要講的是種種的方法，由比較而知那種方法最爲有效。

學者研究種種的方法，可就自己最歡喜的一種去採用，不要見他人使用某方法而沒有成效便怯懦地不使用。如果能於使用某一方法後，發現自己更高明的方法，那就更好了。例如筆者認爲杜威的方法不如笛卡兒的方法。

姚從吾先生曾把騎術和游泳術作譬諭：但看騎術或游泳術的書不去騎馬，也不去游泳，便不會騎不會游泳。如果學了便騎上馬去，跳入水去，雖然仍會摔下來或喝幾口水，卻不能怪騎術書和游泳術的書錯。久之，別人的經驗便成了自己的經驗。而自己的經驗又產生新的技巧。這新的技巧，必超過別人的經驗。

方法是有效的經驗，而工作能助長經驗。方法與工作互相助長，故知行是互相助長的說法是可信的。

歷史上的任一事件，均有原因。而且原因很多，歷史書的好壞，就看他把原因追尋得偏或偏。有些人只記近因，故述每件事，均因原因不備，有似神話了。歷史家則知道在傳說之外找遠因，由遠因的找出，真相便大明了。

原因分遠因近因，但這些因，有真僞。並不能說可以成爲歷史法則。例如中國史把國家衰的原因分析爲外戚宦官女主……等。卻不能說外戚宦官女主必致國家衰敗。

此外，成功的小事積成大成功，而失敗也能爲成功之母。故述一件成功之事的因，便有已往的成功和已往的失敗兩大類了。

通常認爲優勝劣敗。但是歷史家卻更愛說優敗劣勝。何以故？歷史上無常勝之故。榮辱不常在，達者知其情。勝如驕，驕必敗。敗如哀，哀兵終勝。

過去的歷史書多由開國時之治，寫到亡國時之亂。使人讀之，絲毫不覺古人可愛。今後，應由亂寫到治，使學者對古人生敬愛之心。

凡失敗之往事易寫其因，故中外歷史寫興亡，往往詳於亡，而略於興。所貴於歷史家者不在去寫易寫的亡因，而是去寫難寫的興起之因。使讀者知創業之艱難！

以上均是我的創意，中外古今的歷史方法論沒有這些創意。希望大家照着我的意思去做。

二、十九世紀初的兩大歷史方法論者

姚從吾先生曾講「近代歐洲歷史方法論的起源」，他介紹了十九世紀初的兩位史學家，一位是尼博兒（Barthold Niebuhr 1776 - 1831），另一位是樂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 - 1886）。

這兩位大師創立了一種語言文字的批評方法（die philologisch-kritischen methode）

，因爲歷史書是由語言文字構成的史料來的。追尋史料的真偽，可以建立辨僞起信的權威。尼博兒對史料常持懷疑與批評的態度，他問：

- (一)材料來源如何？是否第一手史料？
- (二)所用材料是否屬入了後人的意見。
- (三)原手史料不存，方許用最早的副料。原手史料是否真的不存在？
- (四)史料的價值是否爲文辭之優美所奪？
- (五)作史者的動機是什麼？
- (六)作史者的態度是怎樣的？

姚從吾先生以史記爲例。提醒大家注意：

- (一)史記的來源如何？是否司馬遷自己寫的？還是他的父親留下的？
- (二)史記中夾雜了褚少孫的文。
- (三)匈奴列傳不能算原始的史料。

四史記文字優美，易使人發生錯誤的趣向。而忘了歷史家只重事實。

樂克於一八二四年出版羅馬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的歷史，此書附有一文，名爲近代歷史作者評議。自此文問世，近代歷史方法論的基礎方行確立。學者們稱道樂克的話有兩點：

- (一)用銳利的眼光，批評史料的來源。

(一)對史事立明確的見解，並由此認識它與時代環境的關係。

樂克的歷史方法的要點是：

(一)世人皆以爲歷史的職務在鑑往知來，我則異於是，只說往事曾經如何而已。

(二)每一歷史事件，不知道的存疑，切戒臆造。

(三)記述往事，切戒雜以浮辭。

(四)將各個史事聯貫，瞭解它們相互的關係。

姚從吾先生未舉例說明，茲補之如下：

(一)兩國相戰，各自有史。可是均只載「己勝」「敵敗」。如果用樂克之主張，則排除主觀的愛憎，查明真相。宋史卷三百六十四以下，兩國交兵，各誇勝譁敗。如韓世忠（三六四）岳飛（三六五）劉錡、吳玠、吳玠（三六六）李顯忠（三六七）張俊、劉光世（三六九）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可是金史，對他們的戰功，却語焉不詳。反把宗弼（七十七）赤盞暉（八〇）烏延蒲轄奴（八十六）紇石烈志寧（八十七）諸人寫成戰無不勝，未嘗敗北。故必須把各執一說的衝突，加以評判，始能明白真相。

(二)說功之史，多未分明。如宋仁宗慶曆七年（一〇四七年）貝州王則反，討平之功屬於誰呢？宋史二九二明鑑傳，三一一文彥博傳，三〇一鄭驥傳，均說有功。又楊燧傳（三四九）謂：「燧攻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劉闢（三五〇）謂：「闢從攻貝州，

穿地道先入，衆始從，遂登陣，引繩度師，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究竟誰的功居第一？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廿四，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已挾發這種笑話。

（三）記事雜以浮詞之例甚多。如魚豢魏略說：「諸葛亮先見劉備，備以其年少輕之。」而事實上乃是先主詣亮，凡三往乃得見，出師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時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四）記事宜連貫起來。如宋史（三一九）劉敞傳：「夏竦卒，賜諡文正。敞言：諡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有美賜。疏三上，乃改諡文正。」而宋史（三三六）司馬光傳，則說：「夏竦卒，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乃改文莊。」然則抗議夏竦諡文正者，劉敞與司馬光兩人也！

三、直接史料何以是最佳史料

我們講往事如何，聽者相信的程度有別。如說「我所根據者爲當事人直接的觀察，有當事人的記述爲證。」這當然可信了。如說「掌有與事實有關的遺物。」自亦可信了。再次，若有當時同時的人的記載，也足以取信也。如全沒有，則雖花言巧語，人必不信。

直接史料依其可信度而分：

(一) 第一手史料。

(二) 轉手的史料。

(三) 遺物。

第一手史料：當事人的記事與遺著，如詔令、奏議、名賢通信、銘刻、語錄、出使報告、口供、日記、家訓。

轉手史料：當事人同時的記載，如同憶錄、遊記、墓誌、別傳、神道碑等。

遺物：當事人的日常用品、墨跡，骸骨、匾額、儲藏室、屋基、破布、灰燼、毛髮、指甲、牙齒、血跡。

直接史料是和間接的史料相對待的，兩相比較，則直接史料的價值便較佳。試做一實驗，將一件小故事，用五十字寫好，念給甲聽，令甲傳給乙，乙傳給丙，如是傳到癸，然後叫癸把寫在紙上的一對，立刻知道一經傳說，便走樣了。

把通鑑一卷和史記漢書對照，便知同一事，經過轉手，便折損了許多歷史價值了。把畢沅的續通鑑和遼史比較，則知續通鑑這種轉手的記載把重要地名刪削了許多，至爲可惜。把清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編成的元史類編和明太祖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編的元史相對照，則知邵遠平抄的失真了。

四、史料何以需要解釋

史料獲得後，要用它使得認識它。例如甲骨發現了，甲骨上有文字，如不識甲骨文字，便用不上了。

凡是語言文字構成的史料，必有語言學文字學文法學的素養，凡是古物，必有年代學，美術史及地理學的知識，如涉及神話的，應有民俗學，民族心理學的知識。

但是史料逾掘逾古，現在各種科學均不夠用了，故有賴歷史家以銳敏的眼光去解釋史料。沒有學問廣博眼光銳利的歷史家則任何發現物均無歷史的趣味。反之，任何爲人忽略史料價值之物，一到史學家眼裏均會成爲非常有價值之物。

例如甲骨文未被王國維等認識以前，只當爲沒有見到一般。作藥材用的甲骨原均是有文字的好史料。已不知毀了多少！

我研究甲骨文，發現一個寶字，這寶乃是世界上最古的王妃的親筆簽名！於是這一片甲骨，便價值連城了。

二如錢幣出土，亦是常有的事。可是出土後未遇歷史家，於是毀損的史料又不知凡幾。如錢幣到了歷史家之手，他就能辨別是那一個國家的，是那一個年代的。例如「永樂」有三個人用作

紀元，「紹興」有南宋與西遼的紀元。如在高麗出土，與什麼時候的史事有關？如在菲律賓出土，又和何時之史事有關？這種學問叫做古泉幣學。但是，這種學問如今還未成立。現在還滯在描述泉幣的文字和圖案，泉幣的樣式和輕重的階段，稍好一點的，能說出發行量，當年之價值，泉幣的製造、工藝、成色。因為經濟史、美術史已略敘過一點。古泉幣學進步以後，他不僅是補助研究的科學，而會成為珍貴的直接史料。因為錢幣是無意的史料，他可以有力的表明古代的經濟文化多方面的事實。

三如印章，古人的印章，往往見之，而不覺其重要性。因為印章上的姓名未必是史書上載及的。但是，如到了歷史家之手，那就足以「存一代之故，發千載之覆，決聚訟之疑，正沿襲之誤」了！可是印章學也尚未成立。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卷十八，有三文：一、齊魯封泥集存序。二、書齊魯封泥集存後。三、簡牘檢畧考。這是我國印章學的嚆矢。尚待歷史家繼續努力！

四如木簡，自木簡出土後，通常以為係漢代物，故有敦煌漢簡及居延漢簡之稱。但是到了我手裏，則依「地名溯源學」的原理，指出其中有的是新莽之物。故敦煌漢簡中有許多為新莽德簡，居延漢簡中有些是新朝的居成簡。我國地名沿革的研究卻是已很有成績的，不過未為學者重視。

五、解釋史料時當忌避之五點